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說明

(第十六——二十二卷)

(內部發行)

70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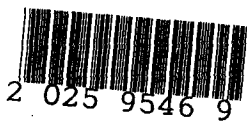
(第十六——二十二卷)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寧斯大林

---

本书中的“說明”，未刊入有关各卷  
中文版，現印出供內部参考，如需引  
用，請核對原文，并請標明原文版本。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說明

(第十六—二十二卷)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  $\frac{1}{2}$  · 字數 126,000

1965年8月第1版

196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3002·129 定價(七) 0.72元

印數 0,001—6,500

目

2635/26  
录

第十六卷說明 .....	1
第十七卷說明 .....	28
第十八卷說明 .....	52
第十九卷說明 .....	79
第二十卷說明 .....	102
第二十一卷說明 .....	121
第二十二卷說明 .....	144

## 第十六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9月至1870年7月期間，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至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由于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活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以及欧洲一系列国家革命高潮的逼近，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展开了特别广泛的旨在训练国际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阶级搏斗的革命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

在这个期间，馬克思为完成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经济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也进行了不倦的、非常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他的全部党和政治的活动的顶峰”。

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国际的活动，并经常协助馬克思领导这一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他的理论工作的课题是研究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和军事问题，探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从1869年起，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爱尔兰的历史，目的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国际主义立场；因为这一问题在当时是非常尖锐并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里的活动是科学共产主义所特有的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相结合、与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本卷收集的著作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多方面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同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国际中的活动，同他們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本卷載有許多闡明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材料。

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出版以后，間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繼續自己的經濟研究工作。馬克思在 1861—1863 年間所写的大量手稿，是他准备写的著作各个部分的最初的系統綱要，誠然这只是草稿，并且还没有完成。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馬克思以他所固有的高度的科学責任心不断吸收了新的材料，使这一科学著作的布局和結構更加严密完整，添写了一些章节，并对已写成的章节一再进行修改。

1863—1865 年間，馬克思写出了“資本論”三卷的新手稿本。1866 年 1 月，馬克思着手“資本論”第一卷付印的最后准备工作，开始像他对恩格斯所說的“在多次剧烈陣痛后舔淨嬰兒”。“資本論”的写作需要馬克思十分紧张地进行，因为与此同时，他还得把很多時間用于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和疾病的折磨。1867 年 4 月，馬克思把准备好的第一卷手稿帶給汉堡的一位出版商。同年 8 月 16 日最后一个印张签字付印。

“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論——科学共产主义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自地球上有了資本家和工人以来，沒有一本书……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見本卷第 263 頁）

在“哲学的貧困”、“雇佣劳动与資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經濟学批判”等著作中已經奠定了基础的馬克思的經濟学說，在“資本論”中具有了最完备、最严整、最經典的性质。

馬克思所創立的經濟学說，在政治經濟学中引起了根本的变

革、真正的革命。只有无产階級——摆脱了剝削階級的局限性和自私偏見的階級——的思想家，才能够探究資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規律，并科学地证明資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科学共产主义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論证。这一不朽的創作，标志着馬克思主义所有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学、哲学、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資本論”成为无产階級在它反对資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中的强大和不可摧毁的理論武器。

收入本卷的还有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的以下一些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有密切关系的著作：馬克思的“工資、价格和利潤”，恩格斯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提綱”，以及他为“資本論”的出版而写的书評等等。

馬克思的“工資、价格和利潤”一书，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两年，馬克思在这本著作里扼要地和通俗地叙述了他的經濟学說的原理。同时这本著作也是利用革命理論的結論来确定工人运动的实践任务的卓越典范。

这本著作是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所作的一篇报告，它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际会员韦斯頓的錯誤观点，但同时也打击了蒲魯东主义者和拉薩尔派。拉薩尔派根据拉薩尔关于工資的“铁的規律”的教条，否定工人的經濟斗争，否定工会。馬克思在报告里坚决駁斥了这种要无产者在剝削他們的資本面前消极和温順的反动說教。他揭示了工資和剩余价值的經濟实质，证明資本是貪求最大限度的暴利的，如果工人对它不进行反抗，他們就有淪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的危險（見本卷第 168 頁）。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根据自己的經濟学說，从理論上論证了工人經

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并着重指出，必须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一著作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其中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把工资、劳动力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即降低到等于维持工人和他的家庭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是注定的和连续不断的，它不断遭到工人的抵抗和坚决反对。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工业周期的不同时期，这种趋势表现得时强时弱。

本卷发表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而写的许多书评，这是写给工人报刊、民主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的，目的是在打破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报界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蓄意保持的沉默，同时也是为了在群众中普及这一著作。恩格斯给资产阶级报刊撰写的匿名书评，就好像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批评这本书一样，目的是在利用像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军事手段”来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见。

恩格斯所写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到第十三节“机器和大工业”（第一版是第四章第四节）结束。这篇著作有助于了解“资本论”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

马克思的“剽窃者”一文，揭露了拉萨尔派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庸俗化。他们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资本论”中的个别原理，歪曲它们而不提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在“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中回击了资产阶级学者后来还一再重复的企图：把“资本论”的这些或那些原理说成是马克思的前辈或同代人原来已经有的，借此来贬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这一伟大著作的世界历史意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反映他們在国际中的活动的文章和文件构成第十六卷的基本内容。

六十年代中的历史形势，有利于实现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不倦地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統一和战斗团結的伟大思想。1857—1858年的世界經濟危机和随之而展开的欧洲各国的罢工斗争，清楚地向工人指明，国际无产阶级的各民族队伍在反对資本的斗争中必須兄弟般地团結起来。随着經濟斗争的开展，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也提高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法兰西第二帝国危机的逼近，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統治阶级对美国进行干涉、援助奴隶制的南部的計劃而进行的忘我的斗争，在英国展开的爭取选举改革的斗争，曾引起欧洲无产阶级深切同情的1863—1864年波兰起义——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把广大工人群众吸引到政治斗争中来，增强了各国无产者要求一致行动的願望。

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取得成就，不仅仅是由于当时所形成的历史形势，而且也由于卡尔·馬克思是这个組織的领导人。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在出席大会的人們当中只有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應該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弗·恩格斯語）。

馬克思是国际的真正組織者、領袖和灵魂。他是国际的綱領性文件以及它的許多呼吁书、声明、決議、报告和其他文件的起草人。这些文件都是国际的光荣历史的重要記錄。馬克思是国际的領導机关——总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司令部的实际领导人。馬克思依靠恩格斯的帮助，亲自或通过自己的战友（当情况不允許他亲自出席时）来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

的工作，制定代表大會的重要決議，為爭取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在國際中的勝利而進行鬥爭。

在創建國際的時候，馬克思不得不考慮到無產階級鬥爭的不同條件、各個不同國家工人運動的不同發展水平和不同理論水平。他認為國際的首要任務是：把工人運動的各個支流納入同一的軌道，促使無產階級擺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真正獨立的工人組織，確立國際無產階級各個隊伍的行動一致。馬克思把國際建立在當時存在的各種工人組織的廣泛基礎上，力圖依靠工人群眾的實際經驗，把他們提高到認識自己的革命任務的水平，逐步地把他們導向統一的理論綱領，從而把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

馬克思的這種靈活而又徹底革命的策略，還在制定國際的第一批綱領性文件時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馬克思在制定“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和“協會臨時章程”時遇到了一些困難。關於這一點，他在1864年11月4日曾這樣寫信告訴恩格斯：“要把我們的觀點用目前水平的工人運動所能接受的形式表達出來，那是很困難的事情……重新覺醒的運動要作到使人們能像過去那樣勇敢地講話，還需要一段時間。這就必須實質上堅決，形式上溫和。”

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根據對經濟發展以及對1848年至1864年工人群眾狀況的變化的具體分析，得出以下非常重要的理論結論：“在現代這種邪惡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會對比和加強社會對抗。”（見本卷第10頁）

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所取得的兩大勝利——在英國爭取到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的通過，發展了合作運動，同時證明道：在沒有資本家的情況下進行的合作生產，只有當它“在全國範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時，才能解放工人階級。但是，享有政

权的統治階級定將阻碍它的实现。“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階級的伟大使命。”（見本卷第 13 頁）接着，馬克思論证了这样的思想：建立无产階級的政党以及各国工人之間的兄弟般联盟是无产階級解放的必要条件。

这样，馬克思依靠工人群众的实际經驗，引导他們得出关于无产階級的世界历史使命、关于必須为无产階級革命和建立工人階級专政而斗争的結論，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經作了理論上的論证。

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提出了这样的原理，按列宁的話說，这一原理是国际的基本原则：“工人階級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見本卷第 15 頁）在这一极其簡要的、成为全世界工人的战斗口号的提法中，表达了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无产階級是最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階級，同資本主义毫不妥协地敌对的階級，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是它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条件。

在制定“临时章程”时，馬克思也仔細地考虑到了各国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形式。国际并不排斥当时已經存在的工人組織，而是极力依靠它們，并将它們的活动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国际的这种灵活的組織結構，是符合于它的“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階級联合成一支大軍”（弗·恩格斯語）的任务的。

馬克思为 1866 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一文，是对国际第一批綱領性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发展。馬克思在这篇“指示”中只談到同工人群众利益有最直接关系的一些問題，并把这些問題同无产階級斗争的最終目的联系起来。馬克思在这里遵循着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基本的策略原則——在当前的运动中坚持运动的未来。

馬克思在“指示”中提出了国际的一項基本任务，即把各国工人在他們反对資本的經濟斗争中的行动联合起来。

同样，馬克思所写的号召书和文章，如“警告”、“比利时的屠杀”、“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以及恩格斯根据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关于薩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也表明，馬克思是多么重視国际对于因1866年的危机而特別加剧了的工人的經濟斗争所进行的援助以及在这一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无产階級国际团结。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和“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也包含了說明国际这方面活动的大量具体材料。国际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罢工工人和被大批解雇的工人的經常支持，提高了它的威信，并扩大了它在各国工人中的影响。

“指示”特別重視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因为馬克思认为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階級恢复体力、发展智力、以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所必要的条件。同蒲魯东主义者和其他反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人相反，馬克思坚持这一十分重要的要求，他在自己稍后写的一系列文件中也解释了这项要求的意义（見“总委员会提交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縮短工作日的決議草案”和“卡·馬克思关于縮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本卷第359、643頁）。“指示”中提出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了所有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階級斗争的主要口号之一。

馬克思认为，关怀儿童和少年的劳动保护以及工人子女的教育也是工人的重要任务，因为“他們階級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見本卷第217頁）。馬克思认为，把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和他們的智育、体育以及綜合技术教育协调地結合起来，是使工人階級在精神上获得高度发

展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的一些发言也专门談到了教育問題。（見本卷第 654—656 頁这些发言的記錄）

馬克思和蒲魯东主义者及其他小資产階級改良派不同，他在“指示”中关于合作劳动的一节里证明，合作运动本身不能改造資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只有把社会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資本家和地主手中轉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見本卷第 219 頁）。

“指示”中关于工会，关于它們的过去、現在和未来的一节具有重大的意义。馬克思发展了他早在“哲学的貧困”中提出的，以及在“工資、价格和利潤”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原理，他认为，工会不仅是进行“劳資之間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是工人階級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进行斗争的組織中心。弗·伊·列宁在談到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指示”而通过的有关工会和經濟斗争的決議时写道：“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确切地指明了經濟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間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輕視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間，特别是在拉薩尔派中間，有过这种表现）。……至于統一的階級斗争必須把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結合起来的信念，則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53、154 頁）

馬克思所写的“指示”是根据工人运动的实际經驗而制定出的国际的具体行动綱領。

当时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拥护者必須在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派别的斗争中坚持国际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教条强加于国际工人协会。尽管 1848—1849 年的革命已經給了各式各样的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以致命

的打击，但是，革命年代的传统被忘却，新的群众被吸收到工人运动中來，再加上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断影响（特别是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中）——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各式各样的派别暂时活跃起来。随着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派别愈来愈反动。

本卷中有一些文章和文件，是专门反对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很大影响的蒲鲁东主义思想的。

马克思在“論蒲鲁东”一文里，可以说是对于他在“哲学的贫困”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对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进行的批判作了一个总结，揭露了蒲鲁东主义思想的极端荒谬。在谈到蒲鲁东的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方案时，马克思狠狠地批驳了他所提出的并为蒲鲁东主义者极力宣扬的“无息信贷”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民银行”的主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主张“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马克思概括了自己对蒲鲁东的评价，指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蒲鲁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并力图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限制在“纯粹工人的”问题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与此相反，他认为，各国的国际支部的任务“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见本卷第483页）。马克思竭力使工人阶级在一般民主运动中起先锋队的光荣作用，使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给美国总统阿·林肯和安·约翰逊的公开信就是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明显的例子。在这些公开信中，马克思强调了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命运的巨大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进步的、民主的运动，教育无产阶级

和它在国际中的先进活动家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态度对待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和德国拉萨尔派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坚决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忽视民族问题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对波兰人民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所采取的否定态度。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独立的民主的波兰，使它成为欧洲民主派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影响斗争中的同盟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3页）

本卷发表的短文“更正”和“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表明了马克思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中扼要地表达了这种立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见本卷第224页）

恩格斯为反对蒲鲁东主义者而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论证了工人阶级对待民族压迫政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无产阶级要站在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最前列的必要性。同时，恩格斯要人们警惕反动势力利用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危险性。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的真正实质，第二帝国的头目、俄国沙皇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就在利用这种“民族原则”，来使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斗争服从于反动强国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波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是争取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革斗争的一

个組成部分，而这种改革将为无产阶级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創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收入本卷的还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決議”，“总委员会就費·皮阿的演說所作的決議”和总委员会“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員的迫害”的声明等文件。这些文件证明馬克思曾直接参加对作为国际會員的法国工人的领导。馬克思一方面强烈譴責費·皮阿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傾空談和冒险主义策略，同时极力使法国工人摆脱蒲魯东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他們吸引到反对第二帝国的一般民主斗争中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德国和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文章和其他文件，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未能解决的問題，首先是关于統一的問題，到六十年代又更加尖銳地呈現出来了。同主张支持普魯士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国的斐·拉薩尔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像在1848—1849年时一样，为自下而上地通过革命途徑来实现德国的統一而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組織程度、团結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是通过革命民主途徑取得統一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虽然也帮助了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却不能完成历史給德国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因为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拉薩尔走上了同俾斯麦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知道拉薩尔同俾斯麦的关系的全部事实（他們之間往来的信件直到1928年才被发表出来），然而他們却清楚地看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是在向“铁血宰相”献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薩尔死后才知道：拉薩尔曾向俾斯麦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普魯士兼并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以此換取俾斯麦許諾实施普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



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在拉薩尔死后采取了严肃的步骤，来清除拉薩尔的极端錯誤和有害的策略所招致的后果，并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沒有批判拉薩尔主义和宣传自己观点的其他工具，因而同意为施韦泽創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他們这样做，还因为在他們接到的办报綱領里，“既沒有拉薩尔的口号，也沒有拉薩尔的名字”（見本卷第 96 頁），况且，他們的老战友、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威·李卜克內西将是报纸的非正式的編輯。

馬克思給“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了上面所提到的“論蒲魯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正如在他写給恩格斯的信里所說的，他給予蒲魯东的痛击，同时也打在拉薩尔的身上。馬克思指的是他在文章中談到的小資产者所固有的科学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机。恩格斯則在他寄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于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的評論中強調指出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巨大革命意义，以反对拉薩尔派根据拉薩尔的“都是反动的一帮”的理論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者施韦泽不顾他們的一切警告，步着拉薩尔的后尘，把报纸引上与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妥协的道路，于是他們公开声明和該报断絕关系。在本卷所刊載的声明中，他們把拉薩尔主义称做是“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見本卷第 88 頁）。

恩格斯的著作“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也是批判拉薩尔派的政治立場的。这一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德国階級力量的配备和各个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立場，那次宪制冲突是由于改組軍隊問題而在普魯士政府和自由資产階級之間引起的。恩格斯根据当时的軍事条件 and 政治条件，对政府改組軍隊的方案作了深刻和